

女人们言语里充满怨怼，隔天，却一个个跑到裁缝店去，做一身旗袍来穿。

穿旗袍的女人

文/丁立梅

几年前，我在一个小镇住，小镇上有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无职业，平时就在街头摆个摊，卖小杂物。

女人家境不是很好，住两间平房，有两个孩子在上学，还要侍奉一羸弱的婆婆。家里的男人也不是很能干，在一工地上做杂工。这样的女人，照理说应该是很落魄的，可她给人的感觉却明艳得很，每日里在街头见到她，都会让人眼睛一亮。女人有如瀑的长发，她喜欢梳理得丝丝不乱，用发夹盘在头顶上。女人有顾长的身材，她喜欢穿旗袍，虽然只是廉价的衣料，却裁剪得款款有致。她哪里像是守着地摊赚生活啊，简直就是把整条街当成她的舞台，活得从容而优雅。

一段时期，小街人茶余饭后，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女人。男人们的活话里带了欣赏，觉得这样的女人真是不简单。女人们的言语里却带了怨怼，说，一个摆地摊的，还穿什么旗袍！隔天，却一个个跑到裁缝店去，做一身旗袍来穿。

女人不介意人们的议论，照旧盘发，穿旗袍，优雅地守着她的地摊，笑盈盈



地，周身散发出明亮的色彩。这样的明亮，让人没有办法拒绝，所以大家有事没事都爱到她的摊子前去转转。男人们爱跟她闲聊两句，女人们更喜欢跟她讨论她的旗袍，她的发型。临了，都会买一件两件小商品带走，心满意足地。

几年后，女人攒了钱，买了辆中巴跑短途。男人开车，她卖票。风尘仆仆，女人照旧一身清丽，一车明亮，优雅地做生意。

就在日子渐渐红火时，一起车祸突如其来，女人躺进了医院，花光了积蓄。半年后，她又出现在街头，干起了从前的老本行——摆地摊。她照旧盘发，穿旗袍。

腰部虽落下小残疾，却不妨碍她把脊背挺得笔直，也不妨碍她脸上明亮的笑容。她，还跟从前一样漂亮。

这样的女人，是应该永远活得如此高贵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高贵，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淹没不了它。

“中国文化的美丽，就是通过家具这样一种具体的实物一代代地传递下去的！”

从罗森塔尔夫妇到 Mr.55

文/李晶晶

在纽约哈林森街区有一栋白色的房子，阳光穿过整面透明的玻璃，毫不保留地照射到屋内，暖暖的，适中的客厅被家具以及各种装饰品填充得难以下脚。即使这样，却不会让人有一丝紧张和别扭感。淡米色的沙发和窗帘，恰到好处地配着深色的家具，令整个房间里洋溢着浓郁的家庭气息。

客厅正中，是一张17-18世纪的黄花梨餐桌，上面摆放着来自欧洲的装饰品；餐桌的左侧是一盆开得正欢的蝴蝶兰，放置它的是慈禧时的青花大缸，使其映衬得更加娇媚；蝴蝶兰的右侧，是一对黄花梨的圈椅，主人似乎是为了赏花、观景而特别放置的；茶几是一件紫檀矮几；靠近玻璃的地方，一张四出头的黄花梨帽椅上有人特意缝制的浅咖啡色小坐垫，紫檀秀墩成了搭配帽椅的小茶几……窗外的绿树与山水环绕着整栋房子，棱角分明的豪宅早已被这些有年头的家具，装饰得温婉、舒适。家，也成为可以想象的空间。

这是罗森塔尔夫妇的家。这对上世纪60年代就经营着价值超过3亿美元公司的夫妻，一直对东方艺术情有独钟。退休后，艺术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中国古典家具、瓷器、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漆器，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收藏。

2005年5月，91岁的罗森塔尔夫妇在曼哈顿的西奈山医疗中心去世，那些从拍卖会上买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罗森塔尔夫妇的中国古典家具，几年后，交由纽约苏富比进行全球拍卖。那时是全球经济危机最严峻的时期，拍卖的头天雷曼公司刚好宣告破产，但这并没有影响罗森塔尔夫妇的这些中式古典家具。

一位持55号牌的买家通过电话委托，买下了罗森塔尔夫妇收藏的大部分古董家具。这位Mr.55先生是位北京的藏家，平时低调，不喜欢声张，喜欢收藏瓷器与家具。在他看来，中国的古家具中，无论是休息的卧具、工作用的承具、小憩用的坐具，还是储物用的床具，都可以抛开实质，向人们讲述它跨越时空存在的意义和看不见的神秘价值。

“这些家具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们已经离开我们有漫长的百年之久，当我们有能力再让它们回来时，为什么不把它们全接回来？”Mr.55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美丽，就是通过家具这样一种具体的实物一代代地传递下去的！”